

禮記注疏

冊三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六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祭法第二十三

天子陸曰鄭云以其記有虞氏至周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

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也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

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

帝上帝明堂曰祖宗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春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蓂莢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

氏以上尚德禘郊祖顓頊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

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配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

德配衆亦禮之殺也○禘大計反嚳口毒反顓音專項許玉反鯀本反作鯀古

本反篇末皆同冥莫也○禘契大計反嚳口毒反顓音專項許玉反鯀本反作鯀古

同昊亦作皐音胡老反下放此句上古時侯反芒音亡夏戶嫁反後夏曰皆同少詩召

反下放此尊音辱本亦作辱此句上古時侯反芒音亡夏戶嫁反後夏曰皆同少詩召

正祭法至武王○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之制以黃帝配祭○有

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

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

禮記注疏四十六

中華書局聚

堯祖始也言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各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
 以下祖郊也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祖人當代各別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
 以有字配之無義並熊氏云后氏者注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曰此禘周稱祭人天
 於廟謂丘也者但經傳之喪服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禘于
 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禘于
 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禘之文前多故云此禘謂祭耳但上釋天圜丘
 必知此是圜丘者為大祭之總所得自稱祭之案聖祖證論之謂此禘黃帝之祖是
 禘故小記以比餘處為大祭之總所得自稱祭之案聖祖證論之謂此禘黃帝之祖是
 名故小記以比餘處為大祭之總所得自稱祭之案聖祖證論之謂此禘黃帝之祖是
 顓頊配黃帝而祭虞故云其祖之所得自稱祭之案聖祖證論之謂此禘黃帝之祖是
 昌意配黃帝而祭虞故云其祖之所得自稱祭之案聖祖證論之謂此禘黃帝之祖是
 即配之也肅難鄭云案易帝出有震震有德其廟不毀肅初故王與丘是一郊
 德王天下非謂木生乎又郊祭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一代變而五牲何得
 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一代變而五牲何得
 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何得有六萬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
 孔子曰天有五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
 帝之上佐也猶三公輔王三靈威仰之屬輔也玄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為首禮周人
 稱上之而鄭云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輔也玄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為首禮周人
 立后穆廟不立魯廟是周人尊魯猶王城之稷及文王異名配至重又王肅孔重
 顓頊之失所郊則圜丘則魯猶王城之稷及文王異名配至重又王肅孔重
 晁云虞夏黃帝殷周出是正義祭法四代之禘此二帝皆上王下相證之明也詩云
 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祭法四代之禘此二帝皆上王下相證之明也詩云
 必為此始釋者馬昭申鄭云五帝者禘其祖圖云所姜原履大其祖之配之案后稷自
 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所姜原履大其祖之配之案后稷自

大配天而生文王又中靈威仰漢氏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
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
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不依明大戴禮及史記
稷契及堯俱帝嘗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也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
子孫謂劉媪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書堯風而用火德大魏
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堯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魏
何得有玄孫帝堯不融據經典之行二則正以爲五大帝非黃帝子孫相續土也一則
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正以爲五大帝非黃帝子孫相續土也一則
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堯繼黃帝之世又是五帝非黃帝
之引董仲舒命曆序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八世合五百年南郊祭又以圜丘鄭義
也又春秋命曆序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八世合五百年南郊祭又以圜丘鄭義
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顓頊高陽氏傳二十世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
百歲次曰顓頊高陽氏傳二十世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
四百歲次曰顓頊高陽氏傳二十世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
喬極產高辛是爲帝據也其戴禮少典是爲帝軒轅黃帝產昌意產高陽是爲
帝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顓頊產康緜產芒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警叟警叟產重
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敬顓頊產康緜產芒句芒句芒產螭牛螭牛產警叟警叟產重
焉皆鄭所不取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又宗又月令季通言爾者以明堂之
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明堂曰祖又宗又月令季通言爾者以明堂之
祭以孝經云神及五天帝也又孝經云云宗祀王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稱祖故
也知祖宗通言爾祭五帝志云明堂其德之帝亦食焉又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
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
而宗武王此謂合武之配皆於明堂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
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

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此祖宗祭五帝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之上者以其
感生之帝特尊之故鄭注典瑞云宗所郊亦猶五帝特牲祭言天者尊異之是異也云
有虞氏親以上尚德也云自夏已下稍用其德者而虞氏禘郊用粢是稍用其非
虞氏之親是尚德也云故云稍也云云先夏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云云顯項殷人
姓代之但今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云先夏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云云顯項殷人
宜郊契者今有虞氏先姓故云稍也云云先夏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云云顯項殷人
人先祭五帝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之殺也者居前故云宜也云云一帝與
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者居前故云宜也云云一帝與
五帝而冥後顯項契等配之皆武配之皆優之於所配郊之德寡明堂雖卑於郊總祭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殺也
爲燔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騂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
注同舊音逝又音制騂私營反字林云火營反處昌慮反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
反燔本又作昭同章遙反又之召反哲之設反一音昌慮反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
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
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於燎之使氣達於天也○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與
天之俱用犢連言爾騂犢宜用黑犢今因言已具郊特牲祭天所用而於泰折祭地承祭
謂瘞埋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瘞埋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瘞埋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瘞埋
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瘞埋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瘞埋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瘞埋
也云地陰祀用騂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騂犢宜用黑犢今因言已具郊特牲祭天所用而於泰折祭地承祭
成注云地陰祀用騂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騂犢宜用黑犢今因言已具郊特牲祭天所用而於泰折祭地承祭
郊其北郊與天相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
對故知俱用犢也

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

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

不祭也昭明也凡此以下皆祭用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

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城

之言營也雩祭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幽祭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宮壇營城

霜風雨之雩祭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幽祭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宮壇營城

卽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川丘陵者於壇成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

物雲氣非常見者也肅作祖迎也坎若無感反幽宗雩宗並依注讀爲穰如

羊敬反下音巨依反賢肅作祖迎也坎若無感反幽宗雩宗並依注讀爲穰如

祭事也正義曰此一節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神明天子諸侯之禮不同

取明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享陰不應埋義也今總云埋者降

陰陽之氣俱出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先儒並云暑不薦熱唯殺牲埋之

於天地也自坎壇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暑不薦熱唯殺牲埋之

則祭禳卻暑之令坎壇也祈求也寒暑相氣應至而不祭求之令至也寒宮則於

坎祭禳卻暑之令坎壇也祈求也寒暑相氣應至而不祭求之令至也寒宮則於

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之令至也寒宮則於

謂其壇爲夜明也○君宮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之令至也寒宮則於

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幽宗祭星也祭星者夜明者祭星壇也○幽宗祭星也祭星者夜明者祭星壇也

名也雩嗟也水旱爲人所吁嗟祭亦營城也爲營城而祭之故曰雩祭也○雩祭也○雩祭也○雩祭也

禮記注疏四十六

中華書局聚

一壇壇祭四方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故言坎壇於人民也四方各爲一坎
 陵能出雲爲風雨於人怪物皆曰神而得此祭明也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
 也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此祭明也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
 天子也祭百神者卽謂其地山川谷之在天諸侯而益祭者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
 神舉全數也○神者侯在謂其地山川谷之在天諸侯而益祭者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
 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無此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注昭明○亡其地則正祭
 者亡無也謂其境內祭之無此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注昭明○亡其地則正祭
 曰時四時也謂陰陽之神亦者神也天是陽神大地爲陰神春爲陽秋爲陰
 故云亦謂陰陽之神亦者神也天是陽神大地爲陰神春爲陽秋爲陰
 時逆寒暑旱水旱者宗伯所禱之依禮周禮常祀禮歲時恆祭此經所載伯明四時以康成暑
 憊逆寒暑旱水旱者宗伯所禱之依禮周禮常祀禮歲時恆祭此經所載伯明四時以康成暑
 意謂此諸神爲祈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此神也尊祭之明非禮也祭時
 者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和爲人害故祭此神也尊祭之明非禮也祭時
 甚祭以禱之或寒暑無意以此祈爲六宗水旱者常禮宗伯水旱不見甚旱謂也祭此水
 旱祭神若王肅及先儒之意以此祈爲六宗水旱者常禮宗伯水旱不見甚旱謂也祭此水
 義今不取牢案凡此司徒下皆祭用少牢者則以埋少牢之祭無文在諸牛祭之首故牢者以謂下
 皆祭用少牢案凡此司徒下皆祭用少牢者則以埋少牢之祭無文在諸牛祭之首故牢者以謂下
 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爲故鄭五年以
 爲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爲故鄭五年以
 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爲禱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爲故鄭五年以
 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修德不當用少牢者彼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之示禱
 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云漢之靡愛斯牲又鄭注大祝云類造禴禴皆何休膏育
 說用幣而已故說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牲之事且大祝云類造禴禴皆何休膏育
 引感幣符明云左氏推說非夫子陽春秋食於義左氏爲短社鄭箴之營曰社鳴鼓者不宜用春
 用牲非常符明云左氏推說非夫子陽春秋食於義左氏爲短社鄭箴之營曰社鳴鼓者不宜用春

秋之通例此識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識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
耳如鄭此言是用牲於社非當從左氏義也云宗皆當為營者以經云幽宗零
宗之字義無所取絲營社與榮字相近故並讀為營恐人犯之故營之是榮有營義
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是榮有營義
故讀為榮云零之言吁嗟也者案考異郵云零呼吁嗟哭位故云零為吁嗟也
引春秋傳曰以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晉侯有疾卜實沈臺駘為祟子產以此
對晉侯言晉侯之疾非由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也鄭引此丘文者證中宗為
榮榮是除凶災之祭也云百者假成數山川之神也鄭引此丘文者證中宗為
數而已假此成數而言之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地
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四時地
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地
宗三河海岱也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地
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河海也日
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岱為山宗許君謹案與古尚書
同鄭駁之云書大類于上帝種祀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種山川言望則六
宗無山川明矣大類于上帝種祀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種山川言望則六
司中司命觀師兩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
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日月則郊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
辰也司中司命也司命也風師也兩師也此之上帝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禮
則天神也日月也命也郊祀之中又類于此之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為六宗也案禮論
六宗司馬彪等各為異說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
既非鄭義今略而不論

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也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為野土異其名嫌同
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注也七代之所更立者帝郊宗祖其餘不變也七代通數
○大如字徐音泰腐音輔

[illegible]

立者禘郊宗祖卽云其餘明此禘郊宗廟外其餘諸事不更立者皆不變也不
可獨據前三事以外總包之其社稷神配祭雖是更立非當代之親而禘郊改
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
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
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
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
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
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

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土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

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

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

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
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墀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
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裕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
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

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桃
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爲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
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巳大夫
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師制曰大士大夫適士祭無田則祭無田則薦
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
誤○廟本亦作廟古字庶音善禱丁老反適士音丁報反適丁曆反篇內同顯考
無廟顯音皇出注采七代反昭音傷反疏天以下至卑既異上祭祖廟多經明不
膜他典反裕音洽煬餘讓反徐音傷反疏天以下至卑既異上祭祖廟多經明不
同之事天建立有王者謂上天○置都立邑天子之王○分地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
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置都立邑天子之王○分地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
下鄉之都是也○夫王之邑廟也○設廟始祖壇一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壇數一者則以
七廟之外又立壇各一也○起土爲壇除地曰壇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
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成也○謂父有德之故加顯君名也○曰王考廟者祖廟
也王君也○考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曰顯君名也○曰王考廟者
曾祖也○皇大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曰顯君名也○曰王考廟者
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桃壇曰祖考廟者祖始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
云祖考也○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桃壇曰祖考廟者祖始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
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桃壇曰祖考廟者祖始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
祭之也○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桃壇曰祖考廟者祖始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
爲功德而留故謂爲桃○桃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有二桃者有文武二
廟不遷故云有二桃焉○桃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也○有武特留故不得月祭
但四時祭而已○桃不去桃爲壇者謂之高祖之四時祭也○若所禱則出就壇而祭也
行卽寄藏文王桃不去桃爲壇者謂之高祖之四時祭也○若所禱則出就壇而祭也
壇爲壇者謂之高祖之四時祭也○若所禱則出就壇而祭也
初寄在桃而不得於桃中受不得故曰去桃有也○祈禱則出就壇而祭也○今不得祭故

云○去壇也乃壇者有禱焉祭之者在壇者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壇乃遷祭之
壇者則此壇在壇者遷入石函為止有五廟壇與天子同唯禘祫乃出也○諸
侯立五廟一壇在壇者遷入石函為止有五廟壇與天子同唯禘祫乃出也○諸
月祭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曾祖考廟曰高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
遷而與高祖並不得祭月祭止四時又降天子之父也○遷即寄為大祖而不得謂去大
祖也即與高祖之父無祭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也○遷即寄為大祖而不得謂去大
異於廟受時祭二壇而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其卑故高三祖而無廟也夫
○有禱焉為壇祭之者大設為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今二祖既無廟若應有
祈禱則為壇祭之者大設為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今二祖既無廟若應有
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有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今二祖既無廟若應有
薦之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壇有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今二祖既無廟若應有
一壇者上士天子三等侯上士為二廟一壇也○顯考無廟者有祈禱顯當為壇
皇考曾祖也○天子無廟也○諸侯有禱焉為壇祭之者大設為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
祭之一壇也○設為官師一廟亦無禱焉為壇祭之者大設為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
為鬼不復祭也○官師一廟亦無禱焉為壇祭之者大設為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
長者一廟也○雖無廟而猶獲祭也○謂在考廟者為父立之也○王考為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
者王考祖也○雖無廟而猶獲祭也○謂在考廟者為父立之也○王考為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
得祭又無壇故有祈禱也○則薦之於廟也○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薦之於史之屬庶
人平民也○賤故無廟也○則薦之於廟也○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薦之於史之屬庶
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注建國制之誤○正義曰引書曰三壇同壇者證
壇之義案金滕武王有疾周公為之請命為三壇同壇以書告大王王季文王
故三壇也云王皆君也顯明也遷主其數雖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
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顯明也遷主其數雖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

于總合武之文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者
 何主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遷主之故不可越武以上藏后
 遷主之廟故知藏於元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祫者對遠祖言之耳若散而通論
 則凡廟曰祫昭昭元武廟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祫彼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
 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祫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祫者謂四時之魯襄公於四時之
 衛成公嘗物之廟成先君之祫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祫者謂四時之魯襄公於四時之
 祭非鄭嘗物之廟成先君之祫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祫者謂四時之魯襄公於四時之
 壇既俱之主祈禱畢乃藏之於顧祫以去其疎遠之主亦如壇之祭乃祭之故曰鬼亦
 也引春秋文二年傳者證毀廟之祫立祫祭乃及魯煬公之祫明矣伯禽之子也至
 昭公定春秋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煬公之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禱
 明鬼主恆在春秋定公未入之前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煬公之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禱
 公宮于時昭公出定公未入之前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煬公之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禱
 之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夫
 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夫
 是大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及父以三廟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
 世大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及父以三廟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
 祫無主爾者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祫及父以三廟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
 駁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案卿大夫爾士無昭穆不得鬼百世也云鬼其百
 祫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心為之主耳宗廟之主所用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
 祭練主以栗無夏氏以松為之主案漢儀高帝廟案從周禮說方園圍一謂社后主
 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其主之制案漢儀高帝廟案從周禮說方園圍一謂社后主

主七寸文二年作僖公主何休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遠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
諸侯考者謂庶士以下及官師等并適士等總舉有祖考之一人於前歷說無祖考
之祖人於下云庶士以下及官師等并適士等總舉有祖考之一人於前歷說無祖考
故鬼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云官師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
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曰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
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為鬼
故云鬼其顯考而巳就曾祖之壇而薦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為鬼
其顯考於義不合庚氏云諸侯之大夫云大夫謂於周之世別子為大夫但始父祖及曾祖三廟
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為大夫但始父祖及曾祖三廟
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別子為大夫但始父祖及曾祖三廟
無祖考其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為大夫但始父祖及曾祖三廟
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為祖考此義已具於王制云凡鬼者薦而不祭者
若其薦祭俱為則鬼與見廟其事何異若都不薦祀何須存鬼薦輕於祭鬼疏
於廟故知薦而不祭云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皇考適士二廟祖廟王為羣姓
禰廟曾祖無廟故云顯考無廟非也皇考適士二廟祖廟王為羣姓
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
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
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疏王為至置社之義曰此一經明天
里○為于僞反下皆同注為社事亦同疏王為至置社之義曰此一經明天
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之內右
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
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田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
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土庶成羣聚而居其羣衆滿百
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注羣衆至出里○正義曰此云大夫以
下謂下至士庶人者謂大夫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
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
故不得特立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皆不_レ限多_レ少_レ故鄭駁異義引長職曰以
百室盈止殺時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皆不_レ限多_レ少_レ故鄭駁異義引長職曰以
歲時祭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
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
主是也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
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
已具郊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
特性疏

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

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

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

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屬主殺罰竈

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

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司命與屬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

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屬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

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屬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

又反譴棄戰反此與音餘脾婢支反肺芳廢反肝疏此一經明天子竈以下立七

祀者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謂城門也
○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
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所
時常祀及爲羣姓禱祀其自爲立者天子自禱祭不知其當同一神爲是公別更
立七祀也○爲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爲三祀也○曰族厲者祀者古義
者謂古諸侯大夫立三祀者稱公其鬼爲厲中雷故爲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義
與天子同○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曰門注王制者
其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曰門注王制者
大夫五祀是有國故不言鄭何以此大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
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
非至爲屬○正義曰小神居人之間祭小過神謹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
神故云小神以正其義曰小神居人之間祭小過神謹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
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竈則有鬼神幽神居人之間祭小過神謹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
其名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幽神居人之間祭小過神謹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
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謂年壽也神契云命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人鬼地祇與是
以謫暴有隨命以督察三命謂年壽也神契云命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人鬼地祇與是
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歸釋幣於門者證大者有門行云士喪
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歸釋幣於門者證大者有門行云士喪
月令所祀戶竈在旁者鄭司命與厲祀時今漢時民家或春秋祠祠司命行
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司命與厲祀時今漢時民家或春秋祠祠司命行
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司命與厲祀時今漢時民家或春秋祠祠司命行
之神列位而祭也云或也其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祠祠司命與山
之神列位而祭也云或也其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祠祠司命與山
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見漢時司命養故祠在春秋合祭故云或在秋或
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養故祠在春秋合祭故云或在秋或

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爲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爲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爲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爲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爲厲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

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者祭適殤

也祭適殤於廟之與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殤音傷與烏報反厭於疏王下至而止○正義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也○注王子公豔反下同疏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正義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

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

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